

妙峰就在青龙巅

□ 徐生财

天寿山,在我 16 岁时就攀登过。这是我在临汾三中读书时,学校安排到天寿山边的银匠洼修渠道。闲暇之时,我们几个小同学登上南顶(天寿山俗称)的。记得山顶上到处残垣断壁,碎砖破瓦,庙宇倒塌。残墙壁上留有“抗战到底”“精诚团结”“还我河山”不太清晰的字迹,是用石灰和红土粉刷写的,那是战争留下来的遗迹。此处北望,还有一座山头,比这儿高的叫青龙山(俗称北顶),隔一道峪里河渠沟,之间相距 4 公里之遥,因时间的关系,没能登临北顶。这一别,便是半个世纪,50 多年后的重阳天我才去登那北顶青龙山。

原因很简单,我的历史散文“佛门鲁班徐福登”发表后,总有文友问我,妙峰和尚在永济、太原、宁武、五台山建过佛寺,他游历过四川、陕西、湖北、河北等地,亦留有建筑遗迹,难道他的故乡就没有留下遗迹?其实这个疑问早就是我探寻妙峰的一个心结。

有次到洪洞古玩城淘宝喝茶聊天,店主说起他 10 多年前在长命村农户收集到一个铜镜,直径有一尺有余,镜子边沿还有残缺,似是铜门窗的构件,镜背为束腰元宝纽,有“为善最乐”四字,分析应是明代的。还收到一枚“元天上帝”四字铜钱,据那农户讲说是在青龙山上修庙的废墟中捡得的,那是老爷顶废墟中的遗物。



弥陀殿妙峰照片

初中同学樊德溪是天寿山附近魏村人,记得说过这样的话:“尧都洪洞的山,以景丽取胜,以险奇取胜,以文史取胜,这山全占了”他指的是天寿山和青龙山。

尧都区的嘉泉村,在明代是晋藩王的封地,至今还保存着一座无梁殿,今天被现代民居逼仄在一个

小角落里，里面已无塑像，门楣上有砖刻文字“玄天玉虚行宫”和“万历三年二月初八勒封交城端和王”题款，现为区级文物。这端和王是明晋藩的后代子孙，他和妙峰有关系吗？但可准确的证明，这无梁殿是妙峰在世那时的建筑。

尧都区和洪洞县的文史资料记载：1939年晋军61军434团在天寿山世尊院驻扎，刚刚占领临汾的日军几路围攻南老爷顶，该团失利，退守蒲县，日军攻下老爷顶就火焚了寺院。

1942年4月，日军急于打通蒲县大宁交通线，与晋绥军某团激战于北老爷顶（青龙山），并动用了飞机放炸弹，火光中武当庙玄帝宫建筑群成为废墟。

峪里河从亿万斯年从西奔来，到这里将阻路的石灰岩山体撞开分为两扇，两侧奇峰突兀，怪石嶙峋，南为天寿山，北为青龙山。东汉年间，刘秀敕令建以佛寺，于是就有了开山之庙观。有传说是西汉末年刘秀举兵反王莽。一次交战中，刘秀兵溃被王莽追上青龙山，慌不择路时被一白发老者救藏一山洞中。后来刘秀打败王莽当了东汉皇帝，但对青龙山老者救命之恩铭记在怀。即命大臣们到青龙山酬谢恩人，但当使者们得知白发老者在山头坐化，即复命刘秀，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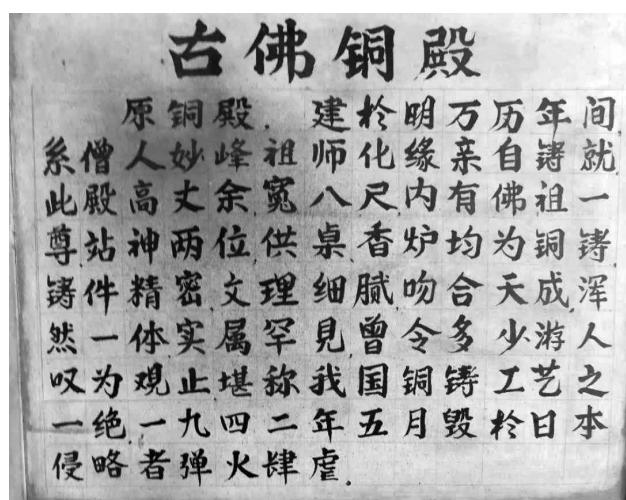
秀又命在山头立庙祭祀。但当地有两座山头，大臣们又不能违命，就在两座山头上都建了庙宇祭祀，这才形成了佛道儒三教事一的庙宇。天寿山上称世尊院，青龙山上称玄帝宫，也叫中武当（乾隆版《洪洞县志》）上称青龙山为中武当山，南武当是湖北武当山，上有真武大帝金殿，北武当为方山的北武当山，上有玄天，真武庙。《洪洞县志》上还载讲：“青龙山，峰峦秀丽，上有玄天元帝庙，灵异远著，每春，香火不绝。中有小殿，铸铜为之，洵属罕见。”

当年登青龙山的路，则在峪里河底开始攀登，坡度高陡，道路迂回，费时费力。《重修玄帝庙记》是明宣宗时一位叫宋询的文人写的。其间有诗曰：“山盘盘兮如画，水潏潏兮奔流。水落兮石出，山高兮水落。鼓瑤琴兮吹洞箫，山苍苍兮水滔滔”。是很耐读且有韵味的。

今天通往青龙山的道路在长命村村西，改变取直，油路铺到青龙山跟前，有停车场，游人至此需爬1公里山路即能达山顶庙里。庙内许多新修的台阶，夹杂着许多残碑的片段，上面残留着往昔年代的文字信息和捐资人的名字，任来瞻仰者们踩踏。这些布施者们的初心，是想使文化薪火相继，才树碑纪事的。野蛮之火将它们毁了，剩下的残躯仍支撑着文明。

这是嵌在大山上的手，托着我们前进，让我们的步履稳健踏实而有力。

青龙山玄帝宫的庙宇布局，不是传统的中轴线排布，是按天体中的北斗七星排布的，计有东王殿、玄帝殿、玉皇殿和中极台上的钟楼、鼓楼，舍身崖殿与弥陀殿，代表着北斗斗身；由玉衡、开阳和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。它们模仿了星空中的北斗星，造就了大山上的星辰璀璨。它体现了建造者们的北斗情怀与道法自然的理念。于是也就有了当地的七村管老





“元天上帝”铜钱币

理庙、七殿参错布局、七孔窑成排和通高七层的主体结构。从山下远看，绝对是拉萨的布达拉宫的翻版。

舍身崖殿之背墙有壁立千仞之感，探身下望，惊心触目、毛骨悚然。在这儿发生过一个真实的孝道故事。清末民初，临汾贾得村的安青山，为救病重的母亲，献重金，求药救母，并许愿，倘若母病痊愈，舍命跳崖诚诺。不想这纵身一跃，安青山落于树杈未死，母亲也病愈了从而诞生了一出离奇的喜剧。数年以后，安母去世，而安青山又活了 50 多年善终。发生在青龙山上的真实故事，被当代山西著名戏曲理论家赵尚文编写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残文，来教育人们孝志尊老。

在明代万历年间，临汾孝村的徐福登，也来到青龙山。他是个僧人，他从峨嵋归来，回到家乡。有天，他与乡人登平阳鼓楼西望姑射山，横亘南北气势非凡，山脉的北边有两个巍峨的山头，那是天寿山和青龙山。友人说那是临汾的地，也是洪洞的边，他口中吟出一句：青龙天寿两不厌！

这布达拉宫样式的山顶庙宇，让他以坚实的步履行在洞连洞，洞套洞的洞堡间。当登上最高殿八卦顶时，发愿在此建一铜殿，规制似峨嵋山之普贤殿。

铜殿矗立了，山峰上的祥云会师般地聚在殿顶，这是五色云彩的庆典。山下闹市的上空是不会出现的，是尘嚣惊扰了云裳，还是云裳皈依了逍遙？

追看峰云的路是山道小径，山道弯弯还是连续不断的，小径敲着开闭的众山之门，羊肠而贯。

他背着行囊，踏着山径，飘逸的僧衣渐行渐远。

一般说来，开始登山的人，总是不停地看眼前的山，脚下的路。而登上山巅的人，总是向上看一看天空，向远处看山外山，向下看山涧，还有绵延的山路。这次，我在青龙山上看到了天上的云，也看到了山间的小道，还有弥陀殿前见到了关于妙峰祖师的一段文字：“原铜殿，建于明万历年间，系僧人妙峰祖师化缘铸就。此殿高丈余宽八尺，有佛祖一尊……均为铜铸，铸件精密，天成浑然，实属罕见，殿遭于日本侵略者弹火肆虐。”

自徐福登铜殿铸成，香火仅燃烧了 300 多个寒暑，就遇到了 1942 年日本侵略者兵火罹难，而成为废墟。又连续 60 多年后，当地百姓自筹资金修复了玄天大殿和八卦殿，在八卦殿内又筑了一座小铜殿，供弥勒佛于其中，香火又燃烧起来了，妙峰泉下有知，也当欣慰的。

有铜殿的金碧，有青天的湛蓝，有山外的清风，山间的翠柏，完全可以对话妙峰。

“不能死在故乡，那就死在路上”不知是哪位哲人讲的。

我却说，他活在故乡，也活在路上，妙峰和尚！

（作者系临汾市文联作协会员、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）